

人间物语

吴风越雨

院子里的蝴蝶

| 过新艳 文 |

正是春花灿烂的时候,阳光
下,到处有蝴蝶飞来飞去。

今天有一只紫色的蝴蝶在院子
的树下飞飞停停,绕了一圈又一
圈,然后又在周围萦回,最后,
停在我的肩膀上,怎么抖都抖不
下来。看着它的颜色,我竟然有
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爸爸,是您回
来看我们了吗?

记得去年夏天,老爸猝然离
世,我还在去医院的路上。

带着清晨刚煮好的枣子百合
汤,想着让神思倦怠的老爸能喝
上一口,我静候在CCU病区走
廊。张医生匆匆前来,低言一声,
我先进去看看。我如常点头——
只是没想到,他其实是紧赶着去
抢救19床的老爸的。

两个小时后,张医生让我们
进去,但我见到的老爸,已是永远
紧闭了双眼——任凭我们姐妹千
呼万唤,撕心裂肺,他温热的手只
是渐渐冷去……

秋天时整修老院子。楼上很
多旧书被扔在水井旁。

那本《智慧的花朵》特别显
眼。走近一翻,是广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外国谚语选辑”,1980
年12月印刷,很朴素的平装本。

回想下,这大概还是爸爸在
我上初中为我淘来的书吧?时光
荏苒,变化真快呀。

我不晓得该怎么描述我的老
爸——好长时期,我都处于失语
状态。

或许,在这个世上,每个人的
心里都有一个无可比拟的爸爸。

我只知道,我至今还有一点
文学爱好,那大部分应该归功于
我的老爸。

老爸早年毕业于无锡医专,
然后在一家国营汽车配件厂做厂
医,是最基层的知识分子,勤勉敬
业,直到退休。

20世纪60年代,正逢国家大
规模的职工精简下放潮,母亲本
也是厂医,结婚后便被动员下放
至爸爸老家木城里,参与繁重的
农业劳动。

村庄离爸爸工作的市区单位
足有二十里路,父亲骑着他的永
久牌自行车,每天黎明即起,骑车
上班,下班后再原路赶回,披星戴
月,风雨无阻。他和妈妈一起,勤
勤恳恳,担起养家的重任。

他亦工亦农,放下听筒,就干
农活,浇水种菜,除草施肥,割稻
归仓,似乎样样能干。

小时在家中打碎瓦罐,就志
忑不安,害怕母亲会严厉责罚,但
黄昏时听到父亲回家响起的自行
车铃声,姐妹们就欢欣鼓舞。我
总会躲到爸爸背后,爸爸总是笑
眯眯耐心倾听,温和开导,然后幽
默说笑,逗乐全家。

记忆里,一眼看见村口穿着
蓝色中山服风尘仆仆骑车归来的
熟悉身影,就是我们童年最开心
的时光。爸爸宠爱我们,甚至溺
爱。每次回家,他总像魔法师,从
包里变出各种奇特好吃的东西。
深秋去苏州出差,深夜赶回,也会

急急地把我们从被窝里叫醒,让
我们品尝他长途带回的观前街的
枣泥麻饼、东山新产的蜜橘。

爸爸是个文艺青年,喜欢读
书。他坚信,书籍能拓宽我们的
视野,丰富我们的内心。那时,
除了食堂里的白馒头,那鼓鼓的
黑包里,常有他从厂工会图书馆
里借的各种报刊读物。爸爸还
喜欢看电影戏剧。曾经在城里
看了当时风靡一时的电影《卖花
姑娘》,他就在夜晚复述给我们
听:“卖花哟,卖花哟,有蔷薇,还
有金达莱……”影片主人公花
妮、顺姬姐妹坎坷的命运,凄婉
的叫卖声,也让幼小的姐妹们一
起流下热泪。

初三那年,当我把参加锡北
片作文竞赛获奖的证书带回给父
亲看时,父亲认真欣赏,脸上是掩
饰不住的骄傲和欣喜。

自妈妈做了赤脚医生,家里
总挤满病人。于是爸爸包揽了琐
碎家务。在生活中呵护女儿,总
是无微不至。记得他送我去南京
上大学,一方面拜托南京表哥照
应我,又亲自送我去报到,买好一
切洗漱用品,购水果饼干等,又帮
我整理宿舍床铺,然后才在宁海
路的银杏树下向我挥手告别,走
着走着,还屡屡回望,牵肠挂肚,
很不放心的样子。

后来我常年教书在外。每个
周末,如果我有空回去吃饭,他定
会细问我想吃什么。然后是,早
早上街,糖醋清蒸,守着厨房,不
停忙碌。

深知道我爱吃春天鲜香的荠
菜馄饨,前年,当天气逐渐转暖,
田野绿意攒动,他大清早就去邻
村的田间地头,挑摘茂盛的荠
菜。他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利落
下剪,当篮子里的荠菜满满,正想
返回时,一不小心,他滑倒在沟
渠,便崴了脚,竟伤了静脉,从此
走路不再利索——

一次次回家,那一粥一饭的
似水柔情,那采摘鲜蔬的殷殷关
爱,那送我到车站的依依叮咛,至
今回响耳边。

那本《智慧的花朵》大概是装
修的人从阁楼理出的吧?封面泛
黄了。从上学起,我们所有的书,
爸爸从来也不舍得扔掉,总视若
珍宝,常说女儿要回来看的。

人生海海,有人说,书是烟
云,飘过即忘,收藏旧书,似乎固
执。而粗茶淡饭,天长日久,也细
碎朴素。也许吧。

但我知道,一定有些什么,早
已融入了我们跌宕的生命。它们
化作了朵朵花儿,盛开在我们记
忆的长河之中,星星点点,璀璨斑
斓,都是人生难得的财富。

今年清明节,院子里,我总看
见一只紫色的蝴蝶。那紫色的蝴
蝶徘徊在院子上空,一圈,又一
圈,总是萦回不去——看到它,我
真的似曾相识,我想大声呼喊:

爸爸!爸爸!是您想念我
们,牵挂我们,长途跋涉,回来看
望我们了吗?

梅园三阕

| 毛勤勇 文 |

每一年春天,我所在城市,会倾城
而动,去一个叫梅园的地方寻芳赏花。

城市弥漫着梅花的气息。在涌动
的人流中,我一个,爱人一个,如两尾
小小的游鱼,汇入梅之海。

梅之春

初春的阳光,暖暖的。梅园,已是
满目繁花。从念劬塔望去,花盛如潮,
粉的、白的、红的、黄的,一团团、一坡
坡、一簇簇,交织成海。微风掠过,花
浪如波涛般在淡蓝色的天空下涌动。
步入林间,带着早春的微风,幽香如丝
如缕,如梦如幻,发梢、衣领、袖口,指
尖心尖,似乎都沾染了清香。万人从
中一手握,使我衣袖三年香。

洗心泉、紫藤刻石、天心台、三重
石,诵幽堂、豁然洞、花溪,梅林花下,
人群熙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沧桑
的年轻的脸庞,外地的本地的口音。
馥郁的花香,欢乐的气氛,在花潮澎湃
的空气中,交织、感染、传递着大地苏
醒的气息。

最亮眼,青春汉服,广袖流云,三
五一簇,四五一群,林间拂过,花下摇
曳,便成了这个春天最灵动的诗行。
不经意间,偶有几只小山雀扑棱棱掠
过花枝,瞬息之间,花雨零落,暖阳点
点,衣襟沾香。

古梅奇石圃小院内,一株横逸斜出
的老梅树,虬枝盘曲,老枝新蕊,艳艳如
火。四五位老人,相互间边打趣边拍
照,一方小园跳动着欢乐。女的浓妆鲜
衣,大红粉红的毛线衣,飘逸的碎花大
纱巾,或依花而笑、或嗅花沉思,或抬头
仰望,如油画般浓烈;男的,秃头,端着
相机,边指挥边导演,不停地变化位置,
寻找最佳角度,为老姐妹摁下这个春天
最幸福快乐的瞬间。

梅之韵

梅艺苑坐落北区,宛若一泓清溪,
无声地流淌在浒山南麓。龙舞般喧闹
的梅潮,在这里悠然一变,荡漾出一段
小令小词般的抒情小夜曲。

门口,迎面一座巨大的黛瓦影壁,



宋人词意

国画 尤剑青

三个隶体大字:梅艺苑。带着岁月的
风雨,影壁略呈灰白色。墙脚下,几座
假山石、几丛矮竹、松树,错落相间。
左侧一树朱砂红梅,一人半高,倚墙而
立,在巨大的白色映衬下,若焰火般恣
意燃烧,咄咄逼人。

梅艺苑,黛瓦白墙,半敞开,呈折
叠屏帐。门楣上书:添花径。左右一
联:梅孕一身花,竹荫千个字。映衬出
梅艺苑宁静、雅致的艺术氛围。

苑内,上百种各色梅桩盆景,大大
小小,千姿百态。大者有一人上下,小
者可供案头清赏。这些梅桩如凝固的
多声部音乐,抒发出东方智慧的歌曲之
美,又好像陈年旧墨书写出的一幅幅苍
劲简练的行草,跃动着生命的韵律。

苑并不大,却处处含着诗意。西
北角那株宫雪梅,披一身浅粉色,在风
中傲然挺立,独自寂寞。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仿佛穿越千年,在聆听一曲梅的
现场咏诵。那堵绛红色的东墙前,一
人多高的白梅,花朵疏密相间,如坠落
的串串白珠,参差错落。红墙白梅,浓
烈如酒,交织成画。看着游人在这红
墙白梅前留影的笑脸,心头不由得泛
起一片诗意。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
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
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梅之神

梅园、开原寺。寺很古老,如一
叶梅花悄然飘落在浒山与朴山之
间。迈过高高的门槛,香烟袅袅,梅
香隐隐,殿内僧人们的诵经声,平和
而有力量。玉佛楼内那尊白玉卧
佛,静静地躺着,岁月的风寂然凝
滞,一片安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和寺庙,
皆为隐逸高蹈的美学意象。梅花常以
其高洁、超然,比作清静佛性。尽日寻
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
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无尽藏
这首《悟道》诗,即借“嗅梅”顿悟佛性,
昭示佛不外求,本自具足之真谛。

梅园、开原寺,一对奇妙的精神之
侣。梅因寺而愈洁,寺以梅而愈圣。
值得称道敬仰的是,荣氏对梅花精神
的理解,远远超越了隐逸之喻。荣智
健先生说,荣氏梅花精神,即为天下布
芳馨,与众人同游乐。在坚持独守自
性,追求内心纯洁的同时,更体现了大
乘佛教精神,利乐有情,普济大众,服
务社会。从荣氏梅园建成起,这座私
家园林一直向民众免费开放,不售门
票。荣氏企业,一直把利益社会,造福
一方,发展公益事业作为义不容辞的
职责,为无锡留下了江南大学、宝界桥
等诸多文化历史财富。

对于我们这些尘世中人,来梅园
赏梅,有一处净地,焚香礼佛,让疲惫
的身心沉浸在梵音钟磬中,在梅影禅
心中了悟生命实相,不仅隐喻着坚守
自心,求真悟道的精神之旅,也是领悟
体会当年荣先生为天下布芳馨的崇高
精神风范。

走出开原寺,已是日暮时分。人
潮已去,花似乎也收敛起了它的灼灼
光华。清远而悠长的钟声,在身后空
阔的群山间隐隐回荡……